

狗，你想永生吗

HUNDE
WOLLT IHR EWIG
LEBEN

[奥]弗里契·沃斯著



[奥]弗里契·沃斯著

狗，你想永生吗

HUNDE
WOLLT
IHR
EWIG
LEBEN

井苗王洁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3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狗,你想永生吗/(奥)沃斯·弗里契著;井茁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4
书名原文:Hunde wollt ihr ewig leben
ISBN 7-5004-1533-8

I.狗… II.①沃…②井… III.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1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2072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6.625 插页:2

字数:431千字 印数:1—20000册

定价:10.00元

作者序

以此文兑现我向战友许下的诺言：证明在斯大林格勒所发生的真实情况。我无意于单纯地描写一系列的战争暴行与战争经历——诸如此类的东西已屡见不鲜——以作惊人之笔。

铸成军人之伟大者，并非凯旋，并非战斗精神，亦非出奇制胜；而是军人所必须承担的一切及其所能承担的一切！

为了避免忘却，我发此警世之音，以期告诫下一代人不再重蹈斯大林格勒之覆辙，这便是我讲述这一切的全部意义所在。

第 一 章

1943年2月3日斯大林格勒。一辆俄国卡车飞驶在从卡尔波夫卡到柯罗迪施彻的公路上。

兴致勃勃的驾驶员猛踏油门，卡车全速行驶着。他真该停车检查一下油位，这辆老牛车每百公里足足要耗上五升油哩。不过到达柯罗迪施彻还是绰绰有余的。

这毕竟是这辆老齐斯的最后一次行程了。

在柯罗迪施彻有一份度假证正等着他尼古拉呢；当他返回时将会换一辆新的美国“司杜贝克”。

在一条重新属于俄国的大路上行驶是多么惬意呵，再也没有敌军的监视，再也没有枪林弹雨。

虽说德国人还在此地——遍布整个沿途——只不过他们已经被雪掩埋了。死人再也无法监视公路了；他们只企望自己的安宁。

卷烟纸真该再好一点。预备驾驶员撕开了一包德国“超傲”；这是上好的烟草。他用一片又厚又硬的报纸卷了一支“巴比罗西”——这烟很合他的俄国口味。

那个红军战士宽宽地叉开两腿，背靠汽车站在装卸场上，一脸无精打采的样子。他手握冲锋枪，子弹上膛，正奉命密切注视着装卸中的货物。汽车右槽帮上戳着五支又脏又破的毯子裹成的卷儿，如同装得半满的麻袋，在汽车均匀的颠簸中摇来晃去。蹬着长靴的腿从这些惨不忍睹的毯子卷里伸出来。

“尼古拉，这只狗，开车像疯子一样！”

每当急刹车的时候，每当汽车在大雪覆盖的被冻硬的尸体弄得凹凸不平的路面上隆隆驶过的时候，车上那五个铺盖就互相乱撞，一塌糊涂。

于是那位红军战士便全神贯注地观察起来。他们前翻后仰，东倒西歪，简直像保龄球游戏中纷纷翻倒的柱子。因此行驶中他一下子就能把他们折下车去——去加入到他们的战友中去，他自己呢，也便可以挤到前面那暖烘烘的驾驶室里去了。善良的吉米特里耶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毯子下面的勃起一次又一次激起，先是轻颤，然后缓缓地勃起；生命尚存，尚存于这些被包裹着的躯体之中。

这五个德国俘虏，他们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头深深地埋着。其中有一个少校，一个上尉，一个卫队长，一名军士，一名二等兵；他们为了追赶自己的部队，曾经朝顿河的方向逃跑过，不过被俄国人给抓了回来。这饥肠辘辘的五个人冻得浑身僵硬，他们终于无可奈何地听天由命了。他们扯着毯子蒙住了头，一个紧挨一个地坐着，为的是多少抵御一下那噬人的寒意和冷风。随着汽车猛地一震，卫队长滚到了红军战士的脚下。吉米特里耶怒骂了几句，卫队长抓住车帮把自己撑起来，然后重又一屁股坐到了少校身边。但是他却压根没想到要把脸上的被子掀开哪怕一道缝隙，窥视一下那个红军战士或者哪怕只是瞥一眼这条公路和沿途的风景。

由于在军中所受的教育，他像坦克一样顽固，不肯绞尽脑汁去想将要发生什么，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感觉到卡车在行驶他就心满意足了，至于向何处去他可不在乎，只要不让他徒步跋涉就行。他任凭自己随着车的运动而摇晃，他唯一关心的是：我怎么躲避寒冷，该到哪去弄点吃的？

这些个俄国佬，算些什么司机，狗屁！如果这小子把车开得再稳当一点，他大概就能眯上一觉了，说不定还会梦见自己坐在

一列温暖舒适的火车车厢里，前去度假。

红军战士一边依旧兀自咒骂着，一边用脚踢了踢坐在他旁边的卫队长。

“舔我的屁眼，你这蠢猪！”卫队长嘟哝着，身体越发蜷成了一团儿。

红军战士却用拼凑起来的几句德语接着往下说：“维也纳——战争——不好！——你傻瓜，和女人在一起，才好，对吗？你有孩子吗？”——他想交谈，想去感受并且要表达在这场恐怖浩劫过后他们所有的人仍旧是人，他们仍旧要情同兄弟。

卫队长则不然，除了清清静静地一个人呆着，他什么也不想要。

然而脑子却还是禁不住要浮想联翩的。这个俄国佬——用他那些蠢问题——弄得人心烦意乱。他当然有孩子……

度假！先去雷姆堡的去虱中心，再回老家波鸿。

蒂尔德不知道我回来了。孩子们在学校里。他们书念得还好么？回家去，坐在饭桌旁翻翻他们的作业本。

饭桌？美国佬在波鸿狂轰乱炸过了；不过上一封来信说家里的小屋尚在。

蒂尔德一定会生起火，把炉子烧得哗哗剥剥。咖啡，当然是地道纯正的，重油蛋糕也一定少不了。是的，他的蒂尔德，这可是一个有风韵的娘们儿。自打上一次休假过后，几个小子一定越长越壮实了。至于那个小不点儿的女儿，他只是从信里得知的。妈的，这孩子是不是他的种？——他掐指算了几千次了，就是不对劲，每次算总是六个月——难道还有六月怀胎的？——他从未写信向蒂尔德问及此事——这种事他想和她当面澄清。

这种事不是她会干的。也许她会呢？真是人心隔肚皮啊。这是战争！——战争也存在于我们的爱情，丈夫对于老婆是只能在假期里得到的配给。对有些人——甚至许多人——来说那是不够用的，就像配给的糖、黄油和面包一样——盖尔克，那个店老板

可有有用武之地了。他总有东西给她，对，他经常向她提供帮助。这头猪，当我在斯大林格勒参加这场狗屎战争的时候，他正在我的婚床上糟踏我的老婆。我坐在这暴土扬尘的车上赶去送命，那头猪却跟我的老婆躺在我的床上。说不定她还穿了那条撩人的裤衩，身上抹了我从法国带给她的夏奈尔香水吧？

算了吧！别去想她了！——最好不要冒然回家。不管怎么说也不回去了。随她去吧，无所谓！——她和孩子们不会受冻挨饿了。迫于生存谁都有个不得已的时候。

二等兵顽强地争夺着他那一半毯子，然后紧紧拽着蒙在自己的身上，还一边用胳膊肘推开坐在他旁边想要独吞毯子的少校。他曾经是少校的勤务兵。曾经是！——一头叫人恶心的趾高气扬的畜牲，少校！二等兵恨他。少校一度待他不薄，可那只是因为他什么事都得依靠他——他自己连靴子都脱不了。

甚至在逃跑的时候他还斥责了二等兵，就因为他没给他带手纸。

二等兵一想到少校将蹲进俄国人的监牢就不禁心花怒放起来，竟把自己的命运都给忘到脑后了。

他受的已经够多的了。好在那一切已经成为过去了。这一回这位军衔最高的军官也和他处境相同，这给了他些许的满足。俄国人关心的该是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而不是无名小卒。

这确实是他打算告诉俄国人的。

他最终把自己的一半毯子从少校身上扯了过来，光着脑袋的少校对这种不忠之举大为震惊，他意识到自己已然丧失了发号施令的威力。他双眼大大地睁着，对着车帮出神。

一想到将被辱骂、被羞辱、被折磨、被拷问，甚至于被抽打而丢尽脸面，他简直痛不欲生。

他知道他自己弱小，无力抵抗。他宁愿招供，把一切都告诉俄国人，只要是他们想知道的。他可以出卖自己和所有的战友，可以把耻辱吞下肚去，只要能够买到一种可堪忍受的待遇。

当真相大白之时，又如何生活下去，又有何颜面去面对那些被出卖的人呢？

这一切都怪该死的威瑟上尉，他阻止了他开枪自杀，断送了他的节烈之死。他清楚他再也不会鼓起这样的勇气了。

他没有负罪感。他为什么要有负罪感呢？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是他们向他下达命令——应该承担罪责。他什么也没干，只不过听命于上司，他还准备把这种无可指摘的态度保持下去。

眼下他性命难保，这又是威瑟的错，该死的威瑟。

这位上尉正坐在车尾，这么个倒楣的位置与其说是他碰上的，不如说是他故意挑的。他在五个人当中是最年轻的一个——但是在前线打仗的时间最长，从敦刻尔克一直到伏尔加。

上校自杀以后，是上尉把剩下的人——少校、卫队长、军士和二等兵以及志愿兵重新组合成一支部队，自己领头试图横穿二百公里宽的敌国领土重返自己的战线。

行动失败了，但是只要战友们还在他的身边，他就深感到对他们负有责任。

他像其他人一样蜷缩在毯子里，躲避着零下 30℃ 的风雪。

记忆在他的脑海里萦绕不散，宛如出自早年的箱底，那是他以为已经永远忘却了的琐事、插曲以及人物。

他记起了在他十六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冒着倾盆大雨放学回家，有一个高个子的女人，优雅俏丽而又带着成熟的风韵，身上还散发出好闻的香味，她邀他共用一把雨伞。他问自己，假如那时的自己再老练一些，不那么腼腆的话，那是不是就会成为他的第一次艳遇冒险了呢？

灵魂经历的震撼，肉体遭受的困顿，饥饿，衰竭，特别是可怖的寒冷和雪暴简直能把身体摧残得几欲崩溃；这时大脑出来相助，迅速从个各角落搜索出思想、记忆和想象，使人摆脱痛苦，否则人是肯定要垮掉的。

红军战士的眼眉、睫毛和胡子都结了冰霜。这是个魁梧结实

的小伙子，而且他头带皮帽、身穿棉裤、脚蹬毡靴；可就是这样也还是冻僵了，仿佛他是半裸着的。

就连他的冲锋枪也套了一层冰壳。

几分钟后上尉也用毯子蒙住了头、嘴和鼻子，只露出眼睛，因为他还想把一切都再看一看。

他双眼的目光炯炯有神，似在燃烧；寒风吹得它们泪流不止。他的目光越过飞驰的车帮，注望着纷纷扬扬的飞雪。

在他们卡车所经过的坑凹地带，被汽车和坦克轧平的道路两旁堆着与房屋等高的积雪。

他认得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在这里他曾经与强大的敌军进行过绝望的殊死搏斗。

自成一体的德国前线已不复存在了。

尽管大势已去，突破敌人的毁灭性包围的最终契机业已丧失，尽管已经被最高指挥部遗弃；但是身在斯大林格勒的将领们还是拒绝了俄国人的招降。他们使余下的部队走上了绝路。

被攻事包围在一个狭窄的地段里，缺少反坦克机枪因而屡遭坦克的围攻和窜犯……

为了每一座营棚，每一段道路，往往寡不敌众地进行战斗，寥寥几人去对付成百上千的敌军，坚守每一个高地，用失灵的机枪去对抗敌人的枪林弹雨，直到打尽最后一粒子弹。德国的军人就是这样在斯大林格勒送的命。

那只能说是一场血腥的屠杀。就拿俄国人来说，死伤也是极其惨重的。他们奉命尽可能包围而不是冲破对方的防守据点，并且尽量避免向德国士兵开枪。

然而德国军人并不想被人生擒活捉。他们得到的命令是把那场疯狂的战斗进行到最后一条生命的最后一息。

那些尚且活着的能够操纵武器的人正蹒跚地走向被俘者的位置。他们重新占领防守据点，守卫它们，直到再次被击毁；他们一次又一次扑向敌人。绝望的他们十指抓进草地，他们不断给敌

人造成损失以阻止敌人前进，他们推迟着末日的降临，往往把所剩的最后一枚子弹用来打中自己的太阳穴而结束性命。

由于饥饿、疲劳和寒冷而去死的人比死在战斗中的人还要多。

就在几天以前这里的每一座山丘，每一所房屋，每一条街道和每一道峡谷还都有着德军的标记以及各自重要的战略意义。

总参谋部把他们的小旗贴在地图上标明主要的抵抗战线，纸上谈兵地保卫着前线。

他们用与营兵力相当的师向敌人进攻，但从未用尚且活着的人组成过一个团，哪怕其战斗力不及一个排；他们建立起来的战斗队是由死人、垂死的人和伤员组成的。

薄薄的雪被覆盖了大地，犹如一块巨幅的尸布。

把那个女人的容貌唤回到记忆中来，这对于他不啻为一种折磨。他曾经在她差一点就跑进一辆小汽车的时刻把她拉了回来。

他不情愿地驱散了这幼稚的回忆，迷乱的思绪在他的脑海里纵横交错，一如数学中的方圆问题那样难以作解。

他抑制着思绪，但想象力突然击败了他。

他看到自己身穿异样的军装，头顶钢盔，戴着雪白的手套，战刀笔直，保持着阅兵式所要求的方位。他步伐矫健地登上了内阁的台阶。

台阶正前方风雪交加的广场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他们是被俘者，饥寒交迫者，是斯大林格勒的俘虏。那些被出卖的人以及那些犹如被风吹走的草帽一般被撤了职的人推举他，威瑟上尉，作了他们的代言人，并委托他去面见元首。

“你和我们共同战斗，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和我们一块忍饥受冻，和我们分担死亡的恐惧，无边的乡愁以及想象不到的匮乏。你的希望和信念也同样遭到了残酷的践踏——你会虚伪、卑鄙、无耻地出卖我们，那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去面见元首，向他讲明事情的真相！”

他在空空荡荡的大厅之间没完没了地时而踱来踱去，时而快

步紧走，时而又步履拖沓；那些无名的将领们，无耻的少将和中将们则幸灾乐祸地站在四周狞笑，观望着他，任他不知所从地跑来跑去。

他使出最后的力气，绝望地吼了一声：“我去见元首！我是从斯大林格勒来的！”他心如刀绞、揪痛难平。

帝国元帅海尔曼·戈林冲他迎面走来。“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亲爱的上尉，我们在等候您！”他同他热烈握手，赞许地拍着他的肩膀。

“我想见元首！”威瑟轻声道。

“他想见元首！”帝国元帅提高了嗓门儿。

“他想见元首！”大将和陆军元帅们冷嘲热讽地哄笑着。

“别傻笑了！”戈林在指正他的同党，“要是他确实想见一见元首呢？！”

“嗯，元首，”戈林继续道，“我想眼下他没空而且他对于你想要禀告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了。在斯大林格勒发生的事情是悲惨的，但是应该把战争视为一个整体，况且与我们所取得的成功相比，那只能算是一个人人都可能遇到的痛苦的挫折。——我已经承担了斯大林格勒的全部责任！——我发表了一个伟大的演说，甚至还为此查阅了历史典籍；在全世界面前把你们与列奥尼达时代的英雄们相提并论，并且把你的战役同他的苔尔莫比伦之战一比高低。

你们获得了一等的葬礼，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名字将光荣地被记录在人类历史中永垂不朽的英雄之页上！”

我是已经疯了，还是快要疯了？威瑟自问。他把毯子掖到一旁，让头露在冷风里以便使自己清醒一下。他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要指望活下去就得直面现实。

后来许多战友都承认他们也经常有这种荒唐之至的想法和想象。师团里的天主教牧师凯泽认为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往往是使大脑免于崩溃的自我保护功能。

战役结束了。

河山面目全非。目光所及，到处都是白雪皑皑的矮小狭长的土丘。那是成百上千德国人和俄国人的冻僵了的尸体，现在他们安宁地躺在了一处。

标志荒原中行驶路线的路标——一束干草——已经被暴风刮散了。通往斯大林格勒的公路却一目了然，因为冻僵的尸体布满了沿途。

山丘仍然处在机枪和坦克的武装当中，但是这些武器都被炸成了碎皮和齑粉。漫山遍野都是德军业已化作废铜烂铁的锈迹斑驳的军械。战斗的喧嚣已经平息，战火已经熄灭。

死寂笼罩着天和地。炮兵有的蹲踞在自己的武器旁，有的坐在被击毁的坦克里，一些步兵战士手里还握着步枪，他们已经到那永远安宁的地方去了。在这死场上空，只有几只寒鸦在凄灰的冬日天空里盘旋着，呼啸的风暴卷起霰雪，漩涡掠过高地，在一处掩埋了荒漠的痕迹，在另一处则愤然扯去尸布，将那恐怖的一切再次暴露无余。

那是一个被击溃的德军辎重队。货物、轮胎、板壁、车轴、发动机散落得满地狼藉，与残肢断臂、军装，连同冻硬的人肉碎片混杂一处。

一辆救护车横在路中央，顶盖已经翻开；后面的一辆无线电通讯卡车的车篷上平展着两具尸体，身上还缠着血水殷红的绷带。

一个驾驶员从卡车敞开的车门倒挂出来，他身下的两条断腿孤零零地戳在踏板上，膝头还裹着绷带，双脚搁在了地上。

他们沿匹托姆尼克机场行驶，这里如今已成了德国空军的坟场。机坪上几百架炸残烧毁的飞机如同灭顶的轮船，看起来阴森森的。被炸得残缺不全的驾驶舵和尾翼伸向天空；机身断裂，机翼折损，螺旋桨弯扭倾斜，这些飞机像是被庞然巨兽压坏了的卡片。

一架四引擎的海因克尔歪倒在离路边不到百公尺的地方。机

身裂开，断裂处的金属板翻卷起来。从裂开的机身里，肠子一般地涌出横七竖八的人头、断臂残肢、躯干和冻僵的尸首，姿态千奇百怪，叫人毛骨悚然。

旁边是一架载着伤员的牵引机，是准备当红军的坦克和士兵铺天盖地向机场袭来，把这里变成爆炸的地狱，将一切有生有形的东西毁于一旦之际疏散这些伤员的。

通往机场的公路两侧延伸着一条由万余人排成的羊肠般的长队，这些人大多身负重伤，是躺在担架上被运来的，有的相互搀扶，有的拄着拐杖。但是由于他们的数目超出了不下百倍，他们上不去归乡的救援飞机最终都成了路边的冻死骨。

卡车又一次摇晃起来，先是向左然后向右挺了一下。由于驾驶员刹车太迟，车轮向一个坡地滑去。驾驶员的一声骇人的吼叫把每个人都吓了一跳，急忙回头向交叉路口望去。那里横着刚刚被他们轧过的两具尸体。可以看出那是两个德国兵。无数车辆的履带和轮胎在这两具被零下30多度的严寒冻在一块的尸体上辗过，把他们碾平在路面上，扩大成原来的三四倍。其中一个面孔朝天，看上去像是一只长着两耳、压扁了鼻子而且龇牙咧嘴的椭圆形姜饼，正睁着一双玻璃球似的眼睛向上瞪着他们。

俘虏们重新把毯子蒙在头上，蜷缩着身子，更紧地挤在一块。他们满心恐惧，想着那两张庞大的冻得硬梆梆的姜饼般的人脸，他们俩也曾经和他们一样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啊，也有过他们自己的期望和失望，也有望眼欲穿盼他们从战场归乡的父母、妻儿啊。

一轮巨大猩红的落日依旧悬在柯罗迪施彻的小山巅上。

这人世的末日必定隐藏在那些山丘的背后，威瑟想。当我还是小男孩时所想象过的这个世界，它的末日就躲在希晴，我们的花园围栏后面。

卡车猛地向左一拐，进入了柯罗迪施彻。

上尉挺身站起，一只手伸出车帮外，似要去抓住那轮落日。

“别动！”红军战士咕哝了一声，把冲锋枪对准了威瑟空空的肚子。

白色的天光被染成一片淡紫色，在俄罗斯积雪的荒原上变得越来越淡薄了。他们驶进了一座城市。威瑟太熟悉这个地方了，他以前经常在这里。就在两星期前，这里是俄国地盘中的一座德军孤岛。它拥有路标，有布告，有机动车，有武器，有士兵，有商店和熙来攘往的人群；而这一切，在那股红色风暴席卷荒原冲决而来的时候，全都毁于一旦了。

三天三夜了，他们一直朝顿河的方向逃跑，而一辆俄国卡车却在两小时之内就把他们又抓了回来。

那还算是一次冒险，或许也是最后的一次冒险了。

当威瑟在俄国军事指挥部门前刚一被拉上卡车的时候，他就充分意识到了自己被俘的事实。

尽管如此他还是好奇地四下环顾着。他早就怀着兴趣想知道敌人战线后方是个什么样子；这回他终于有机会亲眼得见了。

被俘——这意味着无助地屈从于他曾开枪打过并想要消灭掉的那伙可怕敌人所施加的凶险毒辣、肆行无忌的摧残和报复。公理？在这里根本谈不上，所能指望的仅仅是几点慈悲而已。

他们会把我怎么样？

在审讯中用刑、侮辱、折磨……

一枪打中梗嗓咽喉结果性命，在装甲车的履带底下被碾进雪地？用鞭子抽死然后暴尸荒野？还是让他在西伯利亚的流放中慢慢死去？

多年来自己一方的宣传就是用诸如此类耸人听闻的报告充斥了士兵们的耳朵。

或许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或者把自己炸成碎片会好得多。

要是这时一个红军士兵举起卡宾枪，想用枪托敲开我的脑壳呢？

我会怎么办？——我会抵抗吗？

我知道我一定会看着，看他是怎么干的，假如我翘辫子的话，

我也还是会不住地看着，只是为了把经过看个究竟。

“上车吧，快点！”带他们前来的红军士兵冲他们叫了一声，听口气像是鼓励，然后跳上车，出发了。

他们把威瑟上尉和戈尔茨少校同卫队长、军士以及那个指挥部的小伙子隔离开来。

一座低矮的农家粘土茅舍。上尉须低下头才进得去门。小屋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屋里生着火。威瑟贪婪地把那从一只烧红的火炉里颤颤地涌出来的暖流吸进他那冻透的肺腑。不到半个小时，他那身结满冰的军装也融化开来，十个一直藏在他靴子深处的脚趾也一一苏醒了过来。

这两个德国军官被转交到一位负责一支设在此地的苏维埃宣传连的俄军少校手里。

房间的墙上贴满了宣传画、传单、前线战报以及大红的标语。桌子上方的墙上挂着用一面红旗装裱的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

这在威瑟看来太刺眼太令人生厌了。整个的装饰都显得那么粗鄙。简直就像是来到了嘉年华会上！——威瑟抑制不住要笑。俄国少校站起身，追随着威瑟的目光，嘴角上掠过某种酷似微笑的东西。

这是一个细高挑、金发、温文尔雅的俄国人。

他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个肥头大耳、敦敦实实的俄军上尉。

威瑟对房间布置所表现出的态度也被他尽收眼底，看起来四壁的装饰没有赢得这位德国军官的好感叫他面生愠色了。

他一头乌黑蓬乱的头发下是一张肥胖黝黑的脸。这位俄国上尉眉毛浓密，一双眼睛闪着偏执的光芒，他愤愤地打量着两位德国军官。

看起来对我们心存恶意！——威瑟想。这种人在我们那儿也多是。

“你叫什么名字？”

“姓什么？”

“你在哪里出生？”

在传讯中问这些个问题对威瑟上尉来说已是家常便饭，所以他没经翻译就一口气用德语回答出那三个先用俄语提出来的问题——名字？家庭？出生地？

“你是纳粹党的成员吗？”

“你为什么参加德国国防军？”

“你在什么地方打过仗？”

“你的职务是什么？”

“为什么你要顽固抵抗、垂死挣扎，不肯接受苏维埃的投降提议？”

金发少校提这些问题时很友好，声音也是悦耳的。他鼓励地不断朝威瑟点着头，仿佛在向他保证，他是不会掉脑袋的。他眉宇间、嘴角边流露着一种善良和同情的意味。天哪！他竟说起了流利的德语。威瑟断定，他是个犹太人……

俄国上尉监督着审讯，他没有亲自开口。

突然之间他纵身跳起，拉了拉制服下摆，冲戈尔茨少校和威瑟上尉劈头盖脸地说出一大串俄语。

威瑟从语调里猜出，他的这番话是就审讯的提问而发的。

重又沉默。——俄国人等了片刻，审视着两个德国军官，用做作的惊诧口吻问道：“听不明白？不懂吗？！”——金发少校想为他翻译，被他制止了。两个德国人猜出了点名堂，于是都不吱声了。

“如果你不懂俄语，”上尉吃力地操着方言浓重的德语问道，“那么你到这儿，到伏尔加干什么？”

他握紧拳头，把他们俩推开，声音和目光充满了偏见、愤怒以及俄罗斯精神中的全部痛苦。

一个脖子挂着机枪的哨兵把戈尔茨和威瑟带下去了。他们在他们身后垂头丧气、落落寡欢地迈着沉重的步子，把他们带到了村